

画辛
著

素
素

S U S U H U A K A I

花
开



不经意间

你静静地开放在原野
你不是一朵花
你是我的一个梦啊
我从你的眼眸读懂忧伤
我从你的心田感知温暖

流逝的岁月
就是我为你奔忙的路
我卑微的理想
在你半是明媚 半是悲凉的
笑靥里
素素地 素素地开放

素
素



花
开

画
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素素花开 / 画辛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411-3734-1

I. ①素… II. ①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5437 号

SUSUHUAKAI

素素花开

画辛 著

责任编辑 张春晓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周 奇
封面设计 张 妮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34-1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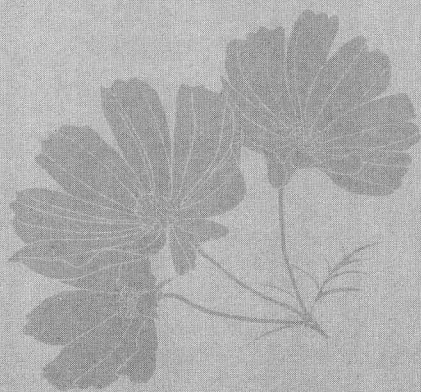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素素 素素

你不是一个梦

你也不是一朵花

你是我深爱着的一位姑娘





素素坐在餐厅的一角。

就像是一朵素心莲盛开在那里，静静的。一张素颜的脸，没有任何多余的色彩，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程心亮看着她，眼光一刻不离，但那里面并不全是爱意，还有几许疑惑。只因刚刚在电梯里，他要吻素素，素素拒绝了。

的确，一个常年为她保留着留兰香清新口气的男人的吻，被拒在了电梯里。这让他多少有点尴尬。

此时的素素偏偏执拗着不肯将眼光落在他身上，而是独对着一面特制的竹帘水墙，凝神倾听着潺潺水声，并发着微呆。

她不愿意面对程心亮略带疑虑的审视的目光，也不愿意在今晚这种特殊的氛围里延续某种不愉快的情绪。

今天是三八节，她理应是女王。全天下的女人，在今天都可以任性地做一回女王。

程心亮却偏在今天过三十九岁生日，就像赶场子一样。虽说这也不是他的过错，但这让素素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纠结。

就像她爱上了这个男人。这些年来的种种感受时时纠结缠绕在心头。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从来就不能独享这份爱，更谈不上放肆地去爱。

素素想到这里，用纤细、柔软的手指掠了下额前的碎发，又侧转身偏过头来环顾了下周围的环境。

餐厅从来就不是找清静的地方，可她还是被程心亮接到了这里——郊外新开的一家别具江南情调的风味菜馆。

虽说程心亮自己就在市区的东南西北开着几家大餐馆，可他带素素出来消遣、吃饭时，通常不会流连于城里那些挂着头牌名匾的名菜馆。原因嘛，一是怕遇见同行熟人，二是那些菜品，他自己早就吃遍尝腻了。所以，但凡带素素吃饭时，他专喜欢开车找那些看上去不起眼但又很有特色的馆子，吃点新鲜乡野菜。

在程心亮眼里，这些不起眼的菜馆更像是散落在尘世的繁星，朴实无华，但更合乎他和素素的心意和口味。

最主要的是，程心亮就想找个僻静点的地方和素素单独相处，并顺便带素素出来兜兜风，看看景，外加透透气。

程心亮说是给素素过节，但素素心里想的却是给他过生日。只是两人事先说好了的，今天不互赠礼物，只吃一顿便饭作罢。

但说归说，程心亮在每年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节日，还是会精心给素素备一份礼物。

自从认识素素后，程心亮也送过好几样礼物给她了，但唯独内疚着没能送给她一枚戒指。

所以，程心亮之于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只是一个无法用心对等的符号。与其说他是一个懂女人心的男人，不如说他是一

个既谨慎又懂得把握分寸的男人。知道什么该送，什么不该送。

男人都清楚，某种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物件，譬如说戒指，一旦经由他的手送出去，也就意味着他要有足够多的能力和勇气承担起某种责任。

而对于未婚女子来说，戒指在她们心中所承载的分量也是高于一切的。一枚小小的戒指往往等同于一个男人赐予她的一生爱的承诺和幸福的保障。

意义深远而非凡。

所以说，戒指是不能随便送的。怕就怕送出去了，而那个送戒指的男人最终又无法兑现那份相应的承诺。这对于接受那枚戒指的女子来说，即使这枚戒指的价格再昂贵，她也不会再在心里视如珍宝。顶多也只被视作一件有价无市的饰物，最后等同于废铜烂铁被弃之一边。

素素给程心亮准备的礼物，相对来说就要简单得多，通常都是书。对于一个读书、爱书、写书之人来说，书就是最珍贵之物。

今天素素照例给程心亮带来一本与营养美食有关的书。这本书是她前几天去一家出版社洽谈出版她的散文集事宜时，一位熟识的编辑送给她的的一本新出版的样书。她随手翻了翻，觉得有点意思。里面有很多新菜式推荐，还配以精美图片，读来很有新意。素素就顺带了回来。然后，想起程心亮的生日，想起给他挑礼物的种种烦琐，就想着把这本书权当礼物送给他好了。这样想着也就落了一桩心事似的自我解脱了。

只是素素从没细想过，她这样既不失面子又省事的做法，要让程心亮探得其真相和究竟，不知心里又会是怎样一番滋味？

也许，所有不能修成正果的爱情最终只能流于层面形式，不道穿也就罢了。一本书终究不能换来一枚与她的一生一世相关联的戒指。

一本厚厚的菜谱从素素的手里递到了程心亮手里，又从程心亮手里递回到素素手里。服务生脸上始终挂着招牌式的微笑，目光也跟着菜谱又移向了素素。

素素这才慢慢翻开了菜谱，细皱起眉头一页页仔细寻起她爱吃的菜来。最后，她自顾点了自己爱吃的两道菜，一道是麻油鲜竹笋鸡丝，一道是素炒什锦。然后，她就又停在那里不动了。

“还是我来吧。”这回，程心亮从素素手里拿过了菜单，边将菜谱按着顺序快速往下翻，边干脆地用手指着菜谱对服务生说：“这个，这个……这道菜也加上。先就这些吧，不够待会儿再添。”

“请问需要什么酒水吗？”服务生又礼貌地询问。

程心亮把目光投向了素素，素素轻摇了下头。程心亮即向服务生轻摆了下手以示“不需要”。

“我们店里最近新推出了一种热饮——紫薯汁，尤其适合女士，美容养颜，对脾胃也特别好。你们可以尝试着来半扎。”服务生不甘心，仍做着 he 职责范围内的推荐。

“那好吧，来半扎。”素素微笑着点了下头，对服务生说。

“好的，先生、女士，请稍等。”服务生轻盈地转身走开了。

毋庸置疑，等菜陆续上来，又是满满一桌子，有七八道那么多。这么多菜，任凭他俩怎么敞开吃，也是吃不完的。

程心亮总是这样，每次带素素出来吃饭，都是点很多菜。他不怕浪费，就怕素素吃得不开心。



且他俩在外面用餐从来都没有剩菜打包的习惯，只能可了劲地吃，剩下的菜浪费了也就浪费了。

就像他俩已浪费了的这些年的时光。

有时，素素就忍不住地想，一个开餐馆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是最喜欢客人浪费的，但轮到自己就未必。素素不知道程心亮在招待其他客人时，会不会也这么浪费？

也许，程心亮只对她例外。婚外恋本身就是一道奢侈的菜。况且对于他这么一个富足的男人来说，不用算计着过日子，偶尔小小奢侈一下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一个男人不能填饱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所需，就只能试图填饱她的胃。

间隙，除了程心亮劝素素多吃菜，两人并没有太多的话。即使满满一桌子菜也打发不掉沉闷的气氛，他们自顾自想着心思。

直到谁也不想再动一下筷子，表示他俩真的已经吃饱了。

程心亮悠然地点燃了一支烟。然后透着烟雾，若有所思地看着坐在他对面的素素。

素素也不再刻意逃避他的目光，而是一脸淡然地迎向他。

此时，他俩的心底应该同样都在感慨着这样一句话：“又一年过去了。”

这已经是他们相识的第五个年头了。

所不同的是，程心亮已由一个餐馆小老板变成了在 A 城拥有四家名餐馆的大老板；而素素却正在由一个风光无限的小姑娘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剩女。

素素已二十七了，虽然她的容貌和衣着仍显得那么清纯，可这

些年她内心所经历的种种沧桑和波澜，大抵不是常人所能看透的。

程心亮吐出了一个浓重的烟圈，烟圈低低地压过来，但就在要抵达素素跟前时，却又鬼魅般消散了。

素素没有像初识程心亮时幼稚地伸出手去想抓住它。

五年来，她就是这样眼看着程心亮的爱情慢慢靠近又渐渐消散的。

程心亮舒心、陶醉地抽完了一支烟。

然后招呼服务生埋单。

服务生礼貌地走到他们跟前。素素却用手指着桌上两三样没怎么动过的菜对服务生说：“这几样帮我打下包。”

“好的，请稍等。”服务生应着结账去了。

“打包？”素素今天的行为让程心亮感到有些疑惑。

“今天例外。我要连你的盛情一起打包带走。”素素突兀地笑了下，低声答道。

“想看电影吗？时间还早。”在起身要离开餐厅时，程心亮抬起胳膊看了眼腕表，说出了他的下一步活动安排。

“不看了。不是还有一帮朋友等你去K歌，去High吗？”素素微蹙了下眉头，婉拒了。

“不用理他们的，他们很无趣，他们每年处心积虑就等着今天好用蛋糕来糊弄我。”程心亮以往每年过生日，都会被一帮员工及朋友用蛋糕涂得满身、满脸，形似个奶油人。虽然此举让人狼狈不堪，但一年又一年，他们却乐此不疲地重复并延续着这简单又无趣的乐趣。

程心亮就在这种既简单又有点无趣的乐趣中，一年一年心满意足地老去。

但有趣和无趣有时并没有太明显的界限。

程心亮仍一脸诚恳地等待着素素的表态。

“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啊。”这是程心亮早几年前常开导教育素素的一句话。此刻，她把它搬了出来，显得不知是大度还是滑稽。素素也自觉不妥，接着又补充了句，“你还是去吧。否则缺了你这个主角，大家都会觉得扫兴。”

程心亮脸上露出了他惯常的敞亮的笑，“那好吧，谢谢你。还是我的素素善解人意。你说得对，他们每年都闹腾惯了的，一旦我缺席了，他们是会觉得扫兴。”

的确，程心亮就是这么一个面面俱到的人。家庭、事业、朋友，还有他对素素的爱，形成了他一条独特的、错落有致、紧密的生活链。节节相扣，环环相连，似乎从来没在哪个环节出过差错。



程心亮的大奔停在一条静谧的林荫道旁。道两旁种满了挺拔、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树。只是，现在这样的时节，树枝仍是光秃秃的，新芽尚未完全冒出来。但因着这些树，无论春夏秋冬，这条街都成了 A 城比较特别的一条风景街。在 A 城，这样的街道总共有三条。另两条分别分布在使馆街和东区风景街。

随后，两人就在车里简单地完成了交接仪式。素素送他书，程心亮送给她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礼品盒。

随后，两人碰头彼此象征性地一吻。随后，素素下车关车门。

随后，程心亮照例叮嘱一句：别熬夜，早点休息。

再随后，素素就孤身一人在路边站定了。

但就在素素眼看着程心亮熟练又有点近乎粗蛮地将大奔狠劲掉转头，就要向另一个她所未知的方向驶去时，她心底忽然又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她紧跟着大奔追了两小步。

素素忽然很后悔，她刚才应该答应让程心亮陪她随意看场电影的，即使电影很无聊。

可现在，后悔已经迟了。一转眼，大奔就不见了踪影。

素素呆呆地伫立在街头，像根木桩。她不想往前移，再往前走几步，她就拐进她居住的小区大门了。

可这会儿还早，她不想独自一个人回家。

于是，素素犹豫了片刻之后，又穿过马路拐了两道弯，径自走到了街心广场。

今天的街心广场少有的安静，零零落落只有几个人经过。

直到素素低头看见几处积在低洼处的水在灯光下交织出斑斓的光影，她这才恍然记起，她刚出门前是下着微雨的，也顺带着想起了她临出门前是带了把雨伞的。可现在……雨伞在哪里？

想到了雨伞，素素的眼睛一亮。于是，她飞快地从包里掏出了手机，快速摁着号码键。

电话接通了。素素急急地说出一句话：“我把雨伞落在你后座上了。”

“看……见……了……”电话里是程心亮慢腾腾的回应声。

“我……”素素在等他的下一句。

“反正雨早停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雨伞我过几天给你送过来。”程心亮的话语里充满了柔情蜜意，但显然没有为素素掉转车头



的意思。

“嗯……”素素有点不甘心，仍在期待着什么。

“好了，我已快到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素素有点懊恼地挂断了手机。但她心里仍固执地认为，程心亮应该听得懂她刚才的呼唤。不管他现在身在何处，此刻他应该立刻为她掉转车头，不仅仅是把伞给她送过来。他应该明了，此刻她是多么需要他的陪伴，她无法独自承受被他晾在路边的孤单。

可是，他不肯再回头。

素素眼睛里的光在瞬间黯淡了下去。

素素继续无趣地勾着头在广场漫不经心地走着。在经过一个敞开式的大垃圾桶时，她停了下来，随后，不假思索地将手中拎着的打包菜顺手丢了进去。

她无心再把打包菜带回家。既然程心亮不肯在心里珍视她，她也就不用再吝啬什么了。

隔夜的菜吃在嘴里会让她想起隔夜的爱情。

百无聊赖之际，素素的手又摸向包里。这回她的手触摸到程心亮刚才送给她的那个小礼品盒。

怀着一丝好奇，素素打开了那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

黑丝绒布上别着一枚价值不菲的铂金镶边的碧绿翡翠蝴蝶胸针，在雨夜的灯光下闪烁着晶莹透彻的光芒，那是翡翠绿玉石的柔润和夺目的铂金相互辉映所散发出来的特有的高贵迷人的光泽。

素素的眼里闪过一丝欣喜，但并没有多余的感动。

她很快就把胸针胡乱放进了礼品盒，合上盒盖，重又塞回包里。

虽说这枚蝴蝶胸针在素素的印象中该是程心亮送给她的一份最昂贵的礼物了，可在她看来，这枚价值不菲的翡翠蝴蝶胸针，和她

臆想中的那枚小小的戒指一样，无论它的外观多么漂亮、光鲜，但如果没有一件合法的外衣让她来别上这枚胸针，同样也是不相衬的。

五年了，程心亮始终不能给她披上这件合法的外衣。

这就好比没有春天的蝴蝶无法完成真正的蜕变在蓝天尽情展翅飞翔一样，素素的心只能是扑棱着的虚空。

素素在广场上又来回走了好几圈。夜更清冷、寂静了。路灯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也更显孤单、落寞。素素这才决定回家。

开锁，进门，关门。然后长久地贴靠在门上，素素觉得自己连拿手指去摁一下开关开灯的力气也没有。直到有一层雾气慢慢笼罩了她的眼眶，在它就要化成眼泪掉下来之前，素素这才又用尽全身意志努力着让双眼把那层雾气给活生生地咽了回去。

随后，她把自己的身子扔进了柔软的布沙发里，紧闭双眼，再也不愿动弹。

不知过了多久，素素才不甘寂寞地伸出一只手摸到了电视遥控器。她打开了电视机，胡乱搜索了一番，没可看的节目。

没可看的节目也没关系，就让她在寂静中发出点声响也好。



才九点多，早睡也睡不着。

最后，素素索性还是从沙发上慵懒地爬起来，去厨房用小电水壶烧了壶开水，然后冲了杯咖啡来喝。

做完这一切，素素又顺带着把笔记本电脑放到了沙发跟前的茶几上。



连线上网，也许这是她打发睡前这段无聊时光的最好方法。

MSN 立刻就有提示灯在闪烁，是“弹醒浪花”的留言：素素姐，节日快乐哦！附着的还有一张装满色彩缤纷花朵的缀满星光的花篮图片，煞是好看，煞是繁华。

是优优。素素会心地笑了，心情也一扫刚才的阴霾。

素素的注册名是“我行我素”。

“这么耀人眼的花篮，真是好看。我谨代表全国的妇女同胞，谢谢你！优优。”优优显示在线，于是，素素用戏谑的口气快速打过去一行字。

“素素姐，你回来了？祝你节日快乐！”优优快速回复道。

“还是……别。我很怕跨入妇女的行列。”

“嗯？不会吧……连我们学院的女生今天都是一番过节的气氛呢。一个个很扬眉吐气的样子，完全不把我们男生放眼里。”

“扑……”素素笑出了声。

“你今天没陪小放出去玩？”接着，素素话题一转。

“没有。今天学院免费给女生包场看电影。”优优说。

“我只是在等你。”优优又特别强调说。

“等我？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我……我只是已经习惯等你。”

素素的心一怔。这句话似曾相识，这不是她一直幽怨着没对程心亮亲口说出的那句话么？这句话始终郁结在她心里，只是没有通过语言直接表达出来而已。可这还用表达吗？这些年来，她的感情生活里除了他一个人之外，余下的只是一片素素的空白。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素到让人没有一点儿想象力。

现在这句话却被优优用这样的方式口无遮拦地说了出来，随意

且不加修饰。素素的心有刹那的凄惶之感。

“小屁孩也学会耍贫嘴了。女朋友不在跟前，就乱说话。”素素及时化解着来自优优的这句玩笑话，也顺带着化解一下积压在自己心头的烦闷。

“素素姐，你饶了我吧，我早和你说过了，小放真不是我女朋友。她只是习惯跟着我，我也习惯被她跟着，仅此而已。”

“真的？假的？不过，你俩到底谁是谁的跟屁虫还有待进一步考量和查证。”接着，素素又无心地带过去两个问号，似在开优优的玩笑。但其实她内心并无心和他开玩笑，她心中郁结的沉重岂是几句玩笑就能化解的。

“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在你面前说过假话。还有，我也不是什么小屁孩了。”优优很认真地为自己辩解着。

“哦，Sorry！我改口，叫你钢琴王子。行了吧？”

“……”优优随手打过来一长串省略号，还附带过来一个面带羞涩表情的粉蓝色大头卡通小兽，还抓耳挠腮的。

“挂在电脑上这么久，是在玩网游吗？”这大头卡通小兽好可爱，素素的脸上瞬间就绽放出了笑容，问话也轻松了许多。

“今天在琴房练到很晚。刚又在电脑上查了些资料，然后就在这里等你。”

“呃，等我有事吗？”素素言归正传。

“嗯。我刚写了一首歌，是特为这次大学生音乐节准备的。可歌词改了好几回了，总觉得不是很满意。所以就想到了你——我的大作家姐姐。”

“你报名参加唱歌比赛了？”

“嗯。不过我另外还有钢琴演奏任务。所以，排练时间挺紧的。”

“你写的歌是有关什么主题的？”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青春》。”

“哦?!《青春》。类似《青春》这种主题的歌词很有得写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捕捉、感悟了。不过，此类歌曲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好着手写。这样吧，你先把你写好的部分发到我邮箱，我看一下再说。”素素沉吟着应答道。

“OK。我马上就发过来。”看得出来优优很兴奋。因为，素素的电脑屏上跟着就弹出了一根夸张竖起的卡通大拇指，让人忍俊不禁想咬一口。

“我个人理解这种歌的基调越清新、单纯越好，千万别复杂化了。青春本就是一首最美的诗，不用刻意着彩。但也不能太留于表面形式，太表面化了往往又会让人觉得肤浅。”素素以前在大学里也听过几首类似于这种形式的歌，但都没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也许是旋律不够优美，也许是歌词太白开水。

素素最欣赏并喜欢的应该是罗大佑的那首《光阴的故事》。这首歌虽说是首老歌，但经久耐唱，感觉就像是看一部经典的老电影，让人回味无穷。

这首歌不仅旋律优美，歌词也写得很自然、诗意。最适合一个人独自怀抱着一把木吉他，坐在风里轻吟浅唱。在歌声中静静地回忆并感悟光阴的流逝和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很有质感和画面感，还有一点儿淡淡的忧伤和惆怅。

“还……还有一件事，我想烦请你帮个忙。”优优又打过来一行字。

“什么事？”素素还在想着罗大佑，有点愕然的感觉。